

欽定三國志

吳

卷十
五
二十

吳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

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

漢安帝時爲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齊父輔

永寧

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

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

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

縣齊率吏民闕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

蒲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
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侯官長商升爲朗起
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
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
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
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
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
女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
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黨震懼率衆出降侯
官旣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

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

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

連屯漢興吳五

姓吳名五

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

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

音干

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

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

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

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

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

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

人拜爲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爲建平縣十三

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黠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
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
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黠帥陳僕祖山等二
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
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
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
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
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
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
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直上大破

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

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楛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

萬計

齊復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

權遂割爲新都郡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
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

卽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

吳錄曰晉改爲臨安

被命詣所

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

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

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

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
後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駟車駿馬罷坐住

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
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
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
王海等起爲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
降服揀其精健爲兵次爲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
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
盛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爲張遼所掩襲於津北
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旣入
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
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
爲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
憲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
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

受曹公印綬化民爲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
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
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
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
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
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奢綺尤好
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檐
千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艦之
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
州牧初晉宗爲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爲斬春太守圖

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會稽典錄曰景爲而有恩兵器精飾爲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遷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尙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

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

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

徐衆評曰禮子事父

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避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諼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

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

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

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

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

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

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

吳錄曰琮時治富春

至明賞罰招

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江表

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

以爲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

吳書曰初琮爲將甚勇決

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在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卽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爲琮有大臣之節也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

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圍珠崖及夷

州皆先問琮琮日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
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
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
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
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
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家族子
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
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
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
皆歷郡守列侯

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
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卽位遷

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責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

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

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蹇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

建安二十年

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

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卽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潁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

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

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

召岱還屯長沙漚口

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鬚長

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會武陵蠻夷蠢動

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卽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

儻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
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
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
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
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
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
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
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
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
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

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

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
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
岱親近吳郡徐源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
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源性忠壯好直言岱時
有得失源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
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
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
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襦葬送之制務
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美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

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賤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徽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孤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

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攀

拳輸情陳露肝腸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
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
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
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
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
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
孩魴旣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燼不復厚雖或
覽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
之趣也雖尙視息憂惕集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
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

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
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
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項者潛部分諸將圖
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
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
陽別遣從弟孫奭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爲
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
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
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
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

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
參耆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日所遣董岑邵南
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齋牋託叛爲
辭目語心計不宜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
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
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
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
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
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
信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

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
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
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
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
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
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
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
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
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
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

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
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
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
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
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壘
使卽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
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
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
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
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効若留一月日

聞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
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
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
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
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
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濶狹之間輒得
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飭牋乞加隱秘伏知智
慮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惟魴
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
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輪展萬

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舍臣無効猥發優命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請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佞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勲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子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

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
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
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
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
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
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
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塗然各有分也爲將執桴鼓則

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
苟魴爲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髡剔髮膚
以徇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子所美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

其害

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

吾粲唐咨嘗以三千

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

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

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

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

爲東觀令無難督

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處爲

建威將軍西征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姓悉處列位爲揚土豪右而札凶淫放恣爲百姓所苦泰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

會稽典錄

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駟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戲時號爲遲訥駟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

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

君慕承宮自行義事

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

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

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

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願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徐衆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

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

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
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
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爲仁哉
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
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
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
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
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
取可以爲難矣未得爲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
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
也孔子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
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
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
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術與太常
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
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
此在郡四年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
以疾去職

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
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
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
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
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
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
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
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
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
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

火費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
將軍高倫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
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
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尙未見其利也。
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
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
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
封鄴鄉侯。徙濡須督。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
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

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
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
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况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
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

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
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
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
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爲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
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
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爲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
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
業賜劔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王之知武安而害吾
者有過范雎太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
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
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柯爲
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
勢終有敗績之患

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

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爲

尚書郎弟徇領兵爲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
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
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
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

徇領水軍督
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
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
恪在公周飭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
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吳志卷十五

吳志卷十五考證

賀齊山陰人也注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孝德皇下
帝字疑爲後人妄增

縣吏斯從輕俠爲奸○斯太平御覽作期臣良裘按斯

姓從名然期亦姓也

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楊松疑作松楊

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臣浩按三將疑作二

將上云屯大潭蓋竹者吳五鄒臨也

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
斬山爲緣道○鐵戈疑作鐵杙音亦所以緣而上也

新安志作鉄弋以戈拓斬山作以戈拓塹無山字緣
道下太平御覽有道成二字

凡斬首七千注吾聞金有刃者可禁○太平御覽引此
吾聞下多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十字

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太平御覽引
此作徐盛被創失牙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牙

因住新市爲拒○住監本誤作往今改正

全琮更以奇之注斯亦馮諼市義○諼監本誤作媛今
改正

呂岱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西郡疑作西部

家門內因而孤不早知○太平御覽無門字

周魴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太平御覽胡綜下多等字

遠隔江川敬恪未顯○未宋本作求

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推疑作惟

鍾離牧徙濡須督注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
○監本育謂牧下多日字今去

又注今日何爲常○句內疑有脫字

子禕嗣代領兵注謂宣城信陵爲建平援○北宋本作
謂宣城信陵與建平接

吳志卷十五考證

吳志卷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潘濬 陸凱 弟胤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吳書曰濬

爲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爲郡功曹年未三十荆州牧劉

表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

郡震竦後爲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荆州以濬爲治

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輔

軍中郎將授以兵

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

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
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
爲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合尹此二人卿荆國
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
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
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
陵部從事樊仙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
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
可以擒仙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是南陽舊姓頗能
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仙昔嘗爲州
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
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卽遣濬將五千往果斬
之

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
吳書曰芮立卒濬并領立
兵屯夏口立字文表丹陽

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祉爲九江太守
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立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
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卒立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
功封溧陽侯權爲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立父祉兄
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立

女爲妃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

權稱尊號拜爲

少府進封劉陽侯

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澹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斲出耳不復如往日之

時也澹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澹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澹節

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

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

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涇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

問澹澹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厲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

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爲衆作毀澹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

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澹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澹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

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

當時人咸恠澹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澹姨兄零陵蔣琬爲蜀大將軍或有間澹於武陵大

守衛旂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旂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卽封旂表以示於濬而召旂還免

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右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朮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朮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朮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朮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

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
戮權引咎責躬因誦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

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

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

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爲
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
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
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爲尚書僕射代溫爲
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爲永
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
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申除僭耳太
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

陳慙於零陵斬慙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
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其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
軍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
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
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
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
敢迓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
知所赴睹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沂流供
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
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

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

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
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
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
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
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
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
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
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
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
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

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壻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旣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

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
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
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
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
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
羅網之網四方之民纏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
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
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
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
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

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

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
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
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
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
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
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
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
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
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多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
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

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旣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

審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
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
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衛凱欲因此
兵以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統
據雖慙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以謀
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宜凱自平語禕曰聞
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

予連從荆揚來者得
凱所陳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
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
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
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撻皓事足爲後戒故鈔
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

必違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

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

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

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

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

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

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

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

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睿斯社稷之重

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
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
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
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
之相而萬彊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
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
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
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
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
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

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

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

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

帝時交趾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

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箴立敢諫之鼓武公九

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損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頻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耆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獻敬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

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懲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旣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爲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日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意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盾字敬宗凱弟也始爲御史尙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

名特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

相譖搆膺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

魯王覲覬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委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膺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頂惟膺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膺所述召膺考問膺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以

為果然

乃斬竺後為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

賊攻沒城邑交部擡動以膺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膺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遣以財幣賊帥百

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
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
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
林中書丞華嚴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明才通行潔昔歷
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
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
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
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
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
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

搆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脇之以威未有如胤結
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
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
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
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
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
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
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
丈夫格業胤身潔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志卷十六

吳志卷十六考證

潘濬一方寧靜注加隲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
宋本在所下闕一字臣照按在所言隲身所在也猶
言所到之處人皆媚之云耳

濬女配建昌侯孫慮注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
今果如其言○因疑作目

陸凱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監本誤作爲晉所代
今改正

務寬盪忽苛政○忽字疑誤元本作思庶政

今州郡職司○宋本作州縣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毛
本作推接

願陛下留意注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當元本
作常

又注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攘疑當作禳

陸胤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臣明楷按舊風

障氣疑有誤觀下文折木飛砂轉石則舊風當作暴
風霧鬱飛鳥不經則障氣當爲瘴氣也

吳志卷十六考證

吳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是儀 胡綜

徐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

徐衆

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

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

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

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

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郗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尙之忠不陷君勇不懼讒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蜀

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尙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

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
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
究盡其意思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
本書二四上爲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
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
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
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
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
之對之歎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
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

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

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啟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

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
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
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
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
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
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闡
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
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
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
下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

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
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
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
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
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飜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
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
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
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
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
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業

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
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
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
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
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
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
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
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
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
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聞其言而臣受性簡

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
邪議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眞者保明其
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
如履氷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
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
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
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
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
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
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玉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

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緜緜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

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微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

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氏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

取破亡今臣欸欸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上實聞其言此文旣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卽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

彌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
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
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
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

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

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旣爲廷尉監衆人以
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
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
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
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吳歷曰權問普卿前
盛稱蕃又爲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

普見

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
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
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

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
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
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
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
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

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吳錄曰冲後
仕晉尙書郎

吳郡
太守

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
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
其榱椽之佐乎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十七

七

吳志卷十七

吳志卷十七考證

是儀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闕元本作關

胡綜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

臣龍官

按夏口毛

本作舉口太平御覽作樊口舉口蓋樊口之誤然吳主孫權傳云黃龍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見黃龍則太平御覽所云樊口未爲得也

乃自在昔黃虞是祖○乃自元本作乃闕

將恢大絲革我區夏○大絲疑作大猷下同

昔遣魏郡周光以賈馭爲名○監本販誤敗今改正

吳志卷十七考證

吳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吳範 劉惔 趙達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卽破祖趙

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
劉表竟死荊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
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
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
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
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
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
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
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
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

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爲好範
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盛
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
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
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

身棄矣故終不言

初權爲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

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吳王
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
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
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

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

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偏。終

不遇撓初亦忤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謂見黃武五年

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

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

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

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臣

松之案範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

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

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

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

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聞是時邊鴻作亂

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
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
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
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
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
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
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
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
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

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
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
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
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
精微若是達寶愛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
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
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
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
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
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

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
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
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
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
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

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吳書曰初權卽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

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

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

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
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爲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
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

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

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

絕焉

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

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峻再從子也圍碁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與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旣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暑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

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孫盛曰夫

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富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

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觀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
 客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觀天道而審帝王之
 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臺壘成
 於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
 迴轉一籌可以鈎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
 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
 志其大者無所取諸臣松之以爲盛云君子志其大者
 無所取諸故詩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爲非
 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
 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
 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
 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
 自免刑戮况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
 術蓋非一方探賸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
 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
 知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爲妄非篤論
 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
 陂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洲還遇大風百
 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沈淪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鈎求
 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

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
設酒忽忽不得卽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
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
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
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
吳景帝有疾求覘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
埋於苑中築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履服物著其上乃
使覘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
而卽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
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
化作此相當俟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
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葛洪
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
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
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
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
食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爲上吳主曰論
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
殿庭中作方塼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塼
中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爲

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
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
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值吳主指左右一人
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
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
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
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
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
下切鱸適了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
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
臣之臆斷以爲惑衆所
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吳志卷十八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範數從訪問欲知其決○決太平御覽作訣

評曰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算役宋本作
等役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興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

機莫與爲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

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待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

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

此類也

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

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

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

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又問卿何如膝肩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肩迴籌轉策肩不如臣恪嘗獻

權馬先錫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

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鷄卵

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

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

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

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

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
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
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
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卽轉恪領兵恪以丹
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
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
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
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
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
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
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
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蓬至敗則鳥

鼠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
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
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
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
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
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
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
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饉
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徒
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

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仇縛送言府恪以仇違
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仇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
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格
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
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
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
鍔甲不沾汗元惡旣梟種黨歸義蕩滌滌山藪獻戎十萬
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旣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藜稂莠化
爲善草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
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

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歎然
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
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
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
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
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
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
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
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
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

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
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
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嗙賜不受
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
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
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
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
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
織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
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

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
原其本起非爲大讐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
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
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
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
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己爲隙且
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
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爲怨
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廣其理
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

荆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

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卧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歔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羣臣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

翌日權

峻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日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

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

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成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

過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渡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過大笑之不卽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没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楊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繪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

明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

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旣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尙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

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尙爲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尙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

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尙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畧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

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能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格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

介胃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
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
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
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
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
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
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過東關之計計
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
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
稷之福邪宜自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

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畧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

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
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
頓仆坑壑或見畧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
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
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
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
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
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
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
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

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懼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閭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白使若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

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
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
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
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躡
蹠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
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
所齋酒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
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人
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
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彊梁加素侮峻自不信
故入豈胤微勸便爲長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
之肩禮手吳歷爲長

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

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
亮起立曰非我所爲非我

所爲孔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
與本傳同臣松之以爲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
得如吳錄所云

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

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

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搜神記曰恪入

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裊婢曰不也有

頭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歷然起躍

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

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

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

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

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

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

蕘虛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况呂侯

國之元者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

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

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
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
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
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
擾士馬攢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
來敏圍碁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
其明畧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且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
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
細微卒爲降人郭修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
哉往聞長寧之甄文禕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
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誠于後永爲世鑒

先是童

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

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

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

其身而篋束其腰投之於此岡

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

恪長子綽

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鳩殺之
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
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
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
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
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
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
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
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
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

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
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
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陵人不
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
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
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
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
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
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
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

驗也今恪父子二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
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
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
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愀然且已死之人
與土壤同城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
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
之棺昔項籍受殞葬之施韓信獲收歛之恩斯則漢高
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
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
天下豈不弘哉昔樂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

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

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豫聞乞聖朝哀察於是

亮峻聽恪故吏歛葬遂求之於石子岡

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爲恪立碑

以銘其勲績者博士盛冲以爲不應孫休因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爲是遂寢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

肩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

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

字文悌豫章人也

吳錄曰友有肩叻少爲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

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爲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爲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爲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真其間

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
爲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年三十二卒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
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爲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
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
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爲吳王追錄舊恩封

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

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
焚立能治身厲行爲人白

哲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
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

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

爲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

吳書曰胤上表陳
及時宜及民間優

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
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寃悲苦之

言對之
流涕

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爲太常與諸葛恪等

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卽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盾
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
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
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
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
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
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
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
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
何往而不克哉以盾爲都下督掌統留事盾白日接賓

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膺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

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鬲鬲生恭爲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爲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旣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遷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鯨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爲太尉議胤爲司徒時有媚嶼者以爲大

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

矣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
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
泄死二年魏母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
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
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
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
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
非有常人而我屈躓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
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
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沱氣絕良久家人
驚怖亦以旣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蹉步凌統
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
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
此憚之諸葛恪征東典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
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

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擧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是歲蜀年七十三衆庶痛惜焉二子畧平並爲大將

是歲蜀

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綝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

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緄

孫緄字子通與峻同祖緄父綽爲安民都尉緄始爲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緄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緄緄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緄爲

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緜緜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承

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

融等不從胤皆殺之

文士傳曰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蓋山下時皇

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蓋山下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合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爲選部尚書乃擢融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請黃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晉祕書監胤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

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繚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

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爲胤

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繚兵大會遂殺胤

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

臣松之以爲孫繚雖凶虐與滕胤宿無嫌隙胤若且順繚

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 綝遷大將軍假

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秦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秦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饒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

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
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
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
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
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
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旣
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以孫
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
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
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

內嫌緜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
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命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
建業緜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
承議誅緜亮妃緜從姊女也以其謀告緜緜率衆夜襲
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

江表傳曰亮
召全尚息黃

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緜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速
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
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任
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
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
圍之作版詔勅緜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
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
人旣不曉大事且緜同堂姊選迨泄漏誤孤非小也紀
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緜緜夜
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韞執弓欲

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惠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由於事爲詳矣使光祿勳孟宗告廟

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合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

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

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邪

王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

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
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
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
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
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
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
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
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
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
七日禽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

住道側緜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
於豫章緜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
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旣卽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
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
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棐謹必就有德是
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
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
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
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
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

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
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
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
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
將軍亭侯闔亦封亭侯縑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
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縑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
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
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
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
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縑分省文書或有告

緄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緄緄殺之由是愈懼
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
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

吳歷曰緄求中書兩郎典知荆

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

將軍魏邈說休曰緄

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緄欲反有徵休密問張
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緄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
中謠言明會有變緄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緄益
恐戊辰臘會緄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緄不得已
將入衆止焉緄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命府
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緄求出休曰外

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綝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斫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

沙太守

逸事見陸瑁傳

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

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琊

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卽位徵興爲太常衛將

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

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

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

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爲丞相與休寵

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

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

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或
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
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
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
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盾厲脩士操遵
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緝凶豎
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
之邪納萬彙之說誅夷其宜矣

吳志卷十九

吳志卷十九考證

諸葛恪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臣浩按四部當作四

郡卽上文所謂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者是也然諸本皆作四部

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何焯曰以爲不可者蓋以此地南北襟喉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守若魏傾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覆也

自本以來務在產育○句中疑有脫誤

乃除地更欲注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任重元本

作重任

孫峻二年魏母丘儉文欽以衆叛○毛本作魏將多將
字

會欽敗降軍還注好讀兵書及三史○三史元本作三
略

又注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冊府作累有戰
功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綠恂等欲因會殺峻○

臣龍官

按孫亮傳云五鳳二年秋七月將軍孫儀張
昭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此云孫邵

緜恂何也然各本皆同

孫緜緜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慮三嗣主
傳皆作憲下同

將士見公出必委緜就公○宋本作必皆委緜就公
遂圍宮注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正爾自
得之無句疑有誤

濮陽興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侍郎宋本作
中郎

吳志卷十九考證

吳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尚書郎去官孫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爲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旨時或迂意積以見責甘

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

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維未答卽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錄曰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爲笑樂萬或旣爲左丞相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尤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驚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皓爲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未爲丞相至秋乃爲相耳吳

錄所言為
垂互不同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
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
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
其直對臬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
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廷
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斬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即
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太守
人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
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

用玄爲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
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廷詰意漸見責怒後
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
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
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
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
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
損聖慮陛下旣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
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

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立立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立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立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皓疾立名聲復徙立及子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奔令殺之據到交趾病死立一身隨奔討賊持刀步涉見奔輒拜奔未忍殺會奔暴卒立殞歛奔於器中見勅書還便自殺

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奔追賜立鳩奔以立賢者不忍卽宜詔致藥立陰知之謂奔曰當早告立立何

惜邪卽服藥死臣松之以立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奔以虧其節且禍機旣發豈百拜所免江

表傳所言
於理爲長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

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孫休卽位

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爲左

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

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

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

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旡賢表

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質上下空

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

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

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
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
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
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
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
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
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
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
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
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

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逆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

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
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
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
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
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
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
誨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
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
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指敬奉
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

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
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
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
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
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
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
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
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
雲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
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

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
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
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
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
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
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
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
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
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
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

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
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阻德化不
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
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
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僕此
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
變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
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
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
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

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

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

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亂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已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召為太子舍人石沐被揚州循亦合衆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帝為晉王以循為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太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諡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

隰臨海

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

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

少好學能屬

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
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
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
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
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
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
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興隆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

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十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

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

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
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
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杵孰與方國之
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
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
用之於資貨是有倚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
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
郎孫亮卽位諸葛恪輔政表躍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
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祚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躍

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

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
或密賜茶餅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彊輒以爲罪又
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
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
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
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
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
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菴有以上報孤辱恩寵
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
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

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承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矐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矐矐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

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
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
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
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曜曜愚惑不達不能
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
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曜自少勤學雖老
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
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
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
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

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

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
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
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覈詣宮門發
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
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
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
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
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
卽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

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
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
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
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
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
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
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
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
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
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

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

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竄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胷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

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恠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旣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湯市

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若悉竝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

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
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
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
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
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
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
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
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
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
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

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
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
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
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
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
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
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
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
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
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

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

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
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
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王失其三望者則怨心
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
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
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
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
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
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
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

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

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
 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
 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
 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數年老勅
 令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
 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
 中熙光紫闥青瑣是憑慈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毫
 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
 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
 下愚不敢違勅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

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
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
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立清白節操
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
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爲立賀蕃一時清妙略無
優劣必不得已立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
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
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各位強死其理
得免爲幸耳

吳志卷二十

吳志卷二十考證

王蕃請不能得注使親近將跳蕃首○跳字疑衍或作挑

樓元與王蕃郭連萬彘○郭連宋本作郭連

賀邵會稽山陰人也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臣明楷

按賀齊傳云子達及弟景皆有命名爲佳將

則邵乃齊之從子非孫也

飲之醇酒中毒隕命○醇酒疑作醜酒

如是之輩一勿復用○是疑作定指上何定也

中宮內豎分布州郡○中宮疑作中官

宜時優育以待有事○時宋本作特

邵年四十九注石沐破揚州○沐元本作冰晉書亦作冰

又注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於是宋本作於時

韋曜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紀多虛無宋本作旣多虛無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宋本無運字哀識宋本作表識

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闕元本作闕

華覈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報險宋本作艱險

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而急冊府作爲急

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慢冊府作蔓

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爲味爲字疑有誤

吳志卷二十一考證

臣龍官

等謹言陳壽三國志體制簡樸敘事實實
可以繼馬班之武後儒爭訾其帝魏寇蜀夫壽本
仕晉晉承魏祚奉命修史難於立言況壽並不帝
魏寇蜀也三國各自爲書魏紀二字亦後人所誤
加非壽之舊又蜀志首日先主後主諱某迥非孫
氏所能比並魏不云紀蜀著其諱可謂帝魏寇蜀
乎而未復假楊戲贊以網羅全史且陰著中漢季
漢名目于以見皇統斯在變例隱辭令後人自悟
苦心千載若揭也但是書出漢入晉首尾幾及百
年諸書紀載不無舛互而裴松之注更三倍於正

文亥豕魯魚倘所不免

臣龍官

謹同

臣浩臣良裘

臣明楷

等將監本別本與凡漢晉之書參互考訂

悉心校勘并取前學士

臣

何焯所校本擇其引據

精確者概行摘出逐卷分注釐爲考證計千有餘

條

臣

等學識頑乏見聞固陋不足稱

旨愧懼交併謹識

原任詹事 臣 陳浩庶子 臣 朱良裘侍讀 臣 齊召南

編修 臣 孫人龍 臣 李龍官待詔 臣 盧明楷拔貢生

臣 廖名揚奉

敕恭校刊